喙鳴文集

啄鳴文集卷九目録

策三首

喙鳴文集卷九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策

問王者與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一定之法而孟軻荀卿皆大儒也一謂法先王一謂法後王何相左歟我國家之法鴻纖具備於古鮮儷然亦多仍前代之陋而更稱善豈行之固有道歟至於今且敝矣宜有更張或謂患不綜覈綜覈莫如漢宣帝然當其時亦五

日一視事吏不奉宣詔書上計簿者具文偽增籍者受賞若此可謂行法歟宣優於文豈是通論而或者歎服抑宣美元似知大體而或者刺之孰為當歟夫綜覈則情偽不可窮更張則善制不必變誠不知所從也願計其便

隆慶辛未會試

法不可苟因亦不可輕動也苟因則承敝襲舛有頹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過也輕動則厭故喜新有更張無序之患此泰多事之過也去二者之

過而一求諸實法斯行矣執事發策考荀孟之異論稽國家之舊章審沿革之所宜求綜覈之實效愚嘗伏而思之夫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宜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欲法先王矣荀卿曰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此欲法後王矣兩者豈異旨哉孟子言其精神耳乃若制度荀近而易行何也法無古今唯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何如時宜之民安之雖庸衆之建立不可廢也戾

於時拂於民雖聖哲之創造可無從也後王之法民之耳而目之也久久則有司之籍詳而衆人之智熟道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便往代無論已明興　高皇帝神聖統天經緯往制博稽遴采靡善弗登若六卿倣夏公孤紹周型漢祖之規模憲唐宗之律令儀有宋之家法采勝國之曆元而隨時制宜因民立政取之近代者恒十而九即如筴商賈置鹽官則桑孔之籌策也論傳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選除也兩稅三限則楊炎之田賦也保

甲户馬經義取士則安石之規摸也諸如此類未可悉數固前代所謂陋習𡚁政而今用之反收富彊之效建昇平之業故善用之則庸衆之法可使與聖哲同功而况出於聖哲者乎法後王莫如高皇帝矣天府之所藏掌故習之郡國之所須有司守之大小相維鴻纖俱備自三代以來法制之善未有過是然今二百餘年耳科條雖具而美意漸荒申令雖勤而實效罔獲屯田興矣土曠猶故也鹺政舉矣甍輓猶故也清勾數矣之伍猶故也

積粟課矣空廩猶故也豈法之敝而不可行哉故議者謂宜有所更張而實則不然夫　高皇帝之始為法也律令三易而後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筭之利害審矣雖有智巧蔑以踰矣且以　高皇帝之聖哲猶俯循庸衆之所為而令之庸衆乃欲易聖哲之所建豈不悖乎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下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

令之壅法者有四法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怠矣斡蠱之道如塞漏舟而且泄泄然以為毋擾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為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畫諾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易令法之所行在於卑寡而勢之所阻在於衆彊下挾其衆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夫多指亂視多言亂

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端倪未聞而二三隨雜是以任事者多郤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夫屢省考成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作於始必考其終則人無隱忠而事可底績今著為令矣而漫然不加省視期通行矣而畿輔之內不行利害不究其歸首尾自相衡決此病在名實四者熟於耳目而入於心志非一日矣不決其壅踈其窒而欲法之行得乎漢宣帝綜覈之主也然考其時未嘗新一令創

一制惟日取祖宗之法脩飭而振舉之曰漢家自有制度所任魏相最稱上意亦未嘗以己意有所論建惟條奏漢家故事及名臣賈誼晁錯等言耳當其時雖五日一視事而上下相維無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詔書則有責上計簿徒具其文則有責三公不察吏治則有責唯實是求而不采虛聲信賞必罰真偽無眩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下至技巧工匠後世鮮及故崔寔稱其優於孝文而仲長統極其嘆服荀悅

論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為非良不誣矣然則今
之欲求治理者又奚紛紛多哉　高皇帝畢智竭
慮定一代之制非如漢祖之日不暇給也　列聖
相承創守一道非有武帝之紛更中變也百官承
式海內嚮風非有許史金張之專制撓法也成憲
具存舊章森列明君賢臣相與實圖而已袪積習
以作頹靡振紀綱以正風俗省議論以定國是覈
名實以行賞罰事功輻輳矣若曰此漢事耳吾且
為唐虞為三代則荀卿所謂俗儒也

問士之生也願析圭儋爵而廝鴻名於世矣古之人王或以爵顯士或以名取士舍是二者無以得士至有謂祿肥則士不死與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信斯言也士可以二術籠乎無乃以薄道待天下士而士亦有不可以術籠者歟嘗觀之兩漢矣高祖求賢之詔謂吾能尊顯士故當時爭鶩於尊顯或起刀筆羊豕之間委蛇變化與人主俱上下至於貢薛韋匡之徒類其波而苟祿者相望爵祿安

可得士也世世祖懲之則敦尚名教以風而當時之附於名者東海有譏壺山有耻至於俊厨顧及之徒靡其風而名實亦大敝然則名譽又安可得士也周語曰先王之治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享之先王於兩者何異而得士獨盛豈用此者有道歟萬曆甲戌

會試

聖人所以為治者二爵祿也名譽也置爵祿所以為賤榮也而簡節廉耻者世謂之貞重名譽所以

為衆尊也而晦德不耀者世謂之高然則政之所貴俗之所賤也政之所貴俗之所賤是上與下恒相持也烏可挾人主之勢而詭士以必得哉聖王知其然故設禮義忠信以懷之而交泰之象成一體之義合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論者曰昔在先王建方畧御倫類因人之欲而立之以制民欲富而制祿民欲尊而制爵民欲勝而制名假之以虛至之物而攝之以必從之勢令夫臣出身以事主析圭儋爵懷符剖祿則無令而不從士

有說之不入聽之不下而一旦激於卑辭片言奔命仁義捐糜而不悔者為名高也故可以祿者祿之祿之而不足設名高以下之蓋制馭人群之術如此是言也似之而非者也士為人主用也為爵祿乎爵祿者上所貴以酬士而非士所貴以自期為爵祿來者非士也為名譽乎名譽者士所自有奚藉人主藉人主以就其聲非士也夫士固有志耳耕草茹木鶉居鷇食其視鼎珍法膳弗腴於矣師友造化旦暮古今其視熙鴻鑠景弗永於

矣不察其志而猥欲以兩者勝奚可哉惟彼功之說倡而論者毎下管仲曰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此何異摽贏竒而乗人之急者乎君臣之際有市心矣陳壎曰三代而上惟恐其好名三代而下唯恐其不好名彼以三代而下非人邪胡不引先民之事責之也彼其意豈不以負氣矜節之夫非名無以攝之而不知回適者將寘力焉徒見飯牛扣角之朋非祿不足以役之而不知貪冒者爭奔走之漢已事可徵已漢

興高祖詔天下賢士大夫能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故其時靡然鶩於尊顯蕭曹起刀筆吏碌碌無奇節此所謂一代宗臣也叔孫通與時變化以道委蛇此所謂一代儒臣也公孫弘倪寛之流皆在羊豕之間而張湯與人主俱上下則當時之所謂名卿也自斯以來九卿救過不贍不暇論於繩墨之外而貢薛韋匡之徒如波斯靡於是有含羞蒙垢羽翼篡竊作符命陳功德如劉歆之流此亦重祿之過也建武初首以卓茂為大傅封褒德侯及

周黨嚴光之見也親詘萬乘以高之蓋天下始鶩名也然王良之来而無忠言奇謀東海友人譏之矣樊英就聘而應對無深策壺山蒙其耻聲矣廣漢楊厚江夏黄瓊盛名幾於難副而鄧彪劉愷又以激詭為讓矣斯時也士爭倚道藝以就其聲若俊厨顧及標榜成風非不卓然為漢光而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如徐幹所詬不少此亦重名之過也由此觀之始未嘗不匡世振俗而後陵夷也握奇蘊珍之士奈之何不視

名姓為嚆矢比印佩於鉗鐵歌紫芝而不來逃吳市而長往恥知名於女子羞屈志於功曹夫然後知祿與名之不足恃也且先王之治曷嘗不由茲二者㦲顧所以用之異焉盖物莫貴於難得而賤於妄授衣文繡於倡優則貴人不服飲和羹於厮賤則上客不啜澗毛可以薦王公壺飡可以結死士豈謂物耶亦有所將耳先王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備金石之樂行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故有賚之頌其官氏材也必先論

之論辯而後使之任事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故祿所以祿有德也德有大小而祿隨之如大材為棟小材為桷見其任不問而知其材故其祿足重也先王之世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太蒸其紀績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故名所以名有德也德有大小而名隨之如長形名長短形名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形隨之故其名足重也方是時也庸人收跡而賢士畢来山藪非之珍而侈珩璜之

賜以為佩田畝非儉粟而貴大庾之賦以充庖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僝食之奉一札之書人莫不德其物而罔敢易之豈先王有異術出漢二祖上顧漢重祿而先王重祿其德漢重名而先王重名其實羈縻之術無所用之故得士盛也此猶論於爵祿名譽之内耳乃先王之心雖兩者弗恃君之歌先股肱臣之歌先元首君歌鹿鳴以勞臣臣歌天保以荅其君敦朴不散於雕偽一體不挽於兩端直以心任心以德懷德故未嘗不命名制祿而誠

心信志房皇周浹州閭族黨之察德行道藝之舉亦名取也然而夢可相卜可師不謀父兄而立之羣臣之上不為過舉也父三老兄五更心膂大臣手足羣臣此誠任也然而入法辨治六敘正吏不謂厚防也畿以內為諸侯祿畿以外為諸侯嗣盛德入輔者兩其食圭田采地世世弗絕祿非不肥也然而營丘鳧繹偂於百里亦非斬也咏聲詩播管絃百福百祿之頌永譽永辭之稱名非不高也然而貴不聞不見之功圖書之名不著紀年之牒

空虛又何稱也盖惟用而不恃故明指之附其誠者如矢集的淵不得蟠山不暇棲拱揖指麾而莫不願盡力又奚必昭昭焉揭兩者如日月而要之從哉惟此義不明而天下有重爵祿名譽之君亦復有逃爵祿名譽之臣上重之上過也下逃之亦下過也楚子發獲蔡侯而辭其賞荀卿以為固金城之役浩星賜以讓功說趙充國充國不聽夫辭賞弗高於逃祿讓功非亢於逃名然二子以為持小廉守末節廢賞功之典而忽謀國之實棄而不

取又況甚焉者乎嗟夫君臣之義光於穹宇昞於
重離而餙之者常自賢君賢士始宜㕓執事之問
也

問今之儒者豈有遺行歟枕籍孔訓蘼蒙宋
言聚族而談自謂聖人之徒然曾不及管晏
上世之士獨師獨友不學則已學則涉聖源
騁王路故諷黄老而有儒者氣象佩申商而
有洙泗典刑歎管樂而有伊傅出處起縱横
而有堯舜敷陳彼其初何以不為儒共不為

儒而不詭於儒用過其學又何也儒之術大明於宋而宋名臣者或不由講學而勳業蔽於三朝或不從孔鑄而人物稱為第一或不通太虛而頌稱淵於四夷談者擬為阿衡至或用經術經世務而更以滋擾曾不及四子百一何也由此觀之章句之徒腐唇落齒而談儒意無益哉師心陋見不曠然大覺適足以明其不知本末而終惑於大道矣諸士各攄所懷以觀體用之備

萬曆癸未會試

古君子籍甚一日者莫不超與道會卓然自出於正故能輔德之所未備增才之所不足曠千載而流光也夫道何分於儒與百家哉沿流者涉洄而皆從溯游者源遠而流益分管闚筐舉守一不化屈蟠於墻井而卬首於昭曠雖儒何益苟審知為寧符會大道雖各就所術默成獨應有青於藍寒於水脫繹於師傳之外不可以隅象測故足多也執事謂今之為儒者鄙將發其覆蒙而鑪冶之愚敢不恭教而承德闓之古曰善學擇術此至言也

雖然擇術之道微今之言擇術者徒曰儒耳儒耳不得於儒而分儒於百家之外故學常不遂夫百家誠黔淺撇孛剽剝誕傲而何存其說於談者自遷固之徒稱為不能易後世依誦不衰雖哲人宗工時昌言排之而不廢意亦有不廢者乎且自王道衰聖學息迄春秋至於今數千百年豪傑不世之所以扶危定傾靜亂庇人紹明帝王之業者豈惟不能剗滅或從而稟業焉必有以矣張子房漢所謂有道人也夷項定漢通幽洞冥超然羈紲之

外世以為從圯上老人受兵法夫子房往來穀城間鄒魯儒者非之而由來乃若此矣賈生雖少年天下奇才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然世以為明申商者也所知吳公吳公亦李斯門人非儒也孔明王佐才也不求聞達三顧後起居則寧靜澹泊出則鞠躬盡瘁然隆中抱膝慨慕管樂常與諸生習誦不求精熟惲為博士家言非儒矣魏鄭公唐之藎臣也房杜雖才任臣已耳魏公耻其君不為堯舜往復數十萬

言前代爭臣所不至然學為縱橫家初固道士非儒甚也夫四子於三代之下猶晨星之嘒嘒力能魁壘歙張樞紐乾坤而蜀不為儒既不為儒又何履道承德敷仁炳義未始詭於儒者自有宋大儒操繩墨執衮鉞歸命四子推而寘於儒之林於子房則程正叔稱有儒者氣象於賈生則呂伯恭稱有洙泗典刑於孔明則蘇子瞻稱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於魏公則真希元稱前後諫疏非縱橫家所及陳同父推轂四子謂馳騁聖門雖由

賜游夏不足進夫四子當世未始以儒自命也逝且千載人未有命為儒者也而宋乃稱之若此其自為豈及此乎宋之儒衆矣而名公卿常出於儒未著之先若韓魏公上蔡所謂學不由講者也范希文則歸安所謂孔鑄不由曾魯未篤者也涑水學不通於太虛守人者也當是時豈無濂洛關閩之徒而三君子者不在儒後魏公之學沉毅悠逸行其所知非識上起明則不達非定上赦廸則不徹希文之學有運設有持待有光輝行無襲軌見

無介藩涑水之學以誠入而博學足以充其大烈心足以任其運實踐真信可以貫金石此皆世未始數數見也吾故曰不在儒後也乃若儒則有之金陵之學以聖人為已任以堯舜為必可為以經術為必可行邈然不可浮沉謇然不可遷易而愊憶紛擾隊為惡流曾不足望圯上洛陽之塵烏睹儒效哉由是言之吾以為古豪傑之學固不寘覯超覽自得于學術之外彼學術者特寄焉以為朴斲丹漆之資而非其所以資何也大道之初渾侖

遂與不可方名而倮鱗翼走濯莽苞皂無所不貫及樸雕而為器散而為事如涅之落乎埏埴惟所為之有百其門始乃無算故曰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又曰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信無異人術也若夫堯舜在上統一聖真必將使禼李為老吏使夷吾主書使晏嬰常侍使荀卿典禮使尸佼執法使申不害司隸使彭祖主方使楊朱奉常使墨翟典客使孫武司馬使尉繚護軍使蘇秦張儀輶軒往來使隨巢慎到惠施鄒衍之屬咸秩有司

終不令其孕情畜變爭長蓬艾之間擅弄矛盾以煩居觧又豈分為儒為百家若坐變哉於門外居構杌於域裔乎故儒之道未嘗一日亡於天下雖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唐宋之間而天命民彝不少衰息有離附而無漏滯有疑肖而無混淆顧人自得何如耳略其情而觀其似則管蔡華士少正卯之誅不申商乎破斧避東微服過宋不黃老乎子貢存魯孟子辯齊不縱橫乎舍其迹察其心則心韓身漢去就不疑豈黃石之編

所有乎制度文章開漢紀綱連語修政等篇微言具在豈內外儲之遺乎仗義履仁卓爾不舍敷奏敎告一輸腹心豈牧民山高及河上丈人語乎十思十漸仁義道德之言豈押闔險盭之口吻乎偉望異識勳業蔚於三朝後樂先憂人物稱為第一忠信正直頌稱滿于四夷固非百家衆子所能型范也然豈囁嚅章句樞趨門墻待濂洛關閩而後興起者乎是故善學者心總要術意尋獨解飲不竭之源騁無厓之路則宇宙一貫古今一心會帝

皇王伯於共流合道德性命於同術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材官群有制割大理恢恢睪睪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測其形明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其兼百家而有之若兼子孫夫豈揭揭然明儒之名以熒爚衆人之耳目抑所以必明為儒者愚俗不知嚮方踰檢蕩制聖人設六經崇四術以示之趨使不流於踰蕩而愚俗亦恃聖人有所依歸以無恐故教訓生焉若豪傑者騰躍閒編從容神理解結為融破異為同總道備物無投

不可始無負於聖人而稱儒宗豈宜足已自封闇於大較遜希潤而不居覩聖神而反走孔子曰小辨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小之為害詎不甚歟故天下有非儒之儒有儒之非儒若前七子非儒之儒也金陵儒之非儒也非儒之儒安天下故天下誦功而百家之名不廢儒之非儒害天下故天下歸謗而聖人之道遂竊儒之不宜遜為大儒以此昔魯哀公小儒孔子張之或以為非聖人語而不知孔子特為哀公言殊不盡耳乃如

今之人者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交手於一迬九合之續而懷辟於三歸反坫之僭迷心於致靜守虛之實而搤腕於掊禮擊樂之邪掩面於强國富民之術而嗔目於流膏暴骨之慘齰舌於審形揣微之能而接足於登壟乞墦之汙此亂世奸人之儒非獨執事所謂不譽也愚也寧學大儒而未至即小儒所不屑也而况今之儒

喙鳴文集卷十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策

問書稱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皇建其有極天下孰不是彝是訓近天子之光甚然博觀傳記或言君令臣共而又言責難於君謂之恭或言君逸臣勞而又言君子所其無逸或言君要臣詳而又言一日二日有萬幾或秉乾剛或用柔道或宰獨斷或從公論或言君執

刑臣執德或言君執宥臣執法何也豈君臣之間權則總攬於上道固未嘗偏主歟易之比取象于水地謂地不可離水猶君不可無臣故君有君道臣亦有臣職焉臣隨君則與無臣等安在其為盡職也我　皇上英明天挺獨運穆清之上臣下仰受成事而已然從容陳說見為窺探觸冒批折見為欺罔天意未盡囬人心未有悅也則弼違之臣恐亦不可終棄歟昔趙充國曰明主可為忠言而辛

能得之於漢宣今第患無忠言耳忠言而豈終無以感聖心故與爾等講匡扶之略

萬曆戊戌會試

刑德威福者一人之柄也是非可否者天下之公也公在天下能效之而不能得之則舉而奉之一人是下之公即上之所為柄也柄在一人能制之而不能私之則又舉而聽於天下是上之柄即下所為之公也不如是則君日尊臣日卑下益衆上益寡其尊也上以勢為政而其衆也上亦以寡見

詘非治世也然吾未見君秉公于上而臣不受成者吾未見臣積誠于下而君不感悟者上何必操之以為重而下何必激之以為名哉箕子之陳範也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而又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則權之為君重固天假之以宰制宇宙者也人臣何敢望焉天下之政出于一則尊二則擅參則紛擅與紛而弊乃不可勝言欲治天下烏得不一也乃考之紀載或言君令臣共矣而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責難則猷入告善

歸君即有弼拂無妨於將順也或言君逸臣勞矣而又曰君子所其無逸夫無逸則泰慮隍濟戒枷即有憂勤所以成其康豫也或言君要臣詳而又曰一日二日有萬幾夫曰兢業則燭微杜漸提挈綱維即條貫靡遺無害於舉要也至於乾綱柔道之互用慱采獨斷之異指執德執刑執宥執法之殊說均之救時之言非至一之論也君德莫大於下濟而自用為小臣忠莫深於格心而明諍為迹如地比水則土不燥剛如水比地則水不溢狂斯

易所為稱地水之比者其今　堂陛邃密愚生何知然草茅竊聽若云　黼扆之間企而望臨御也交戟之下側而望聽納也威稜漸極廢棄漸多從容陳説者見謂窺探觸冒批折者見謂欺罔是以天意人心未能胥悅非細故也夫天下猶一身也人之一身首領股䏶至腕拇毛脉觸之而皆動揺之而皆痛摩之而皆有熱刺之而皆有覺精神血脉靡弗浹也君為天下身也所用之人誰非君人所行之法誰非君法所賦之財誰非君財所奔走

之事誰非君事何必在我者為是而在人者為非獨見者為是而衆見者為非愚謂總攬之道莫若以明冥冥決事非明也弼直之道莫若以誠悖悖從事非誠也　皇上深心善斷重法威奸睿筭淵謀超人意表執豈無失於千慮而不盡於匹夫乎聚塵成山收涓盈海固盛德事而況治人群之事必不可不謀之於人群者民之所好而不能聚猶無感也民之所惡而不能去生得失矣曷不修祖宗故事與大臣雜議而後稱制臨決焉既示神

靈之赫亦不廢下濟之光既合輿論之公亦不損主持之體奚必使人莫矯乃言總攬式以示明耶而情見短矣以見威耶而體愈褻矣期期知其不可何為久此而不改也此非獨君過亦臣過夫交淺而言深執友之所不樂多言而繁稱相知之所厭聽未信而言有欺而犯必且曰而以難責我何為乎避難而以無逸規我何為乎自逸以一日萬幾振我何以優游玩愒而謂君德不必剛爾何狠如羊謂獨斷非盛德爾何強弗反下以此厚望上

而上亦以此旋責下亦何說之辭夫臣事君猶子事父父未諭於道子不可以為人故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者朋友之誼也負罪引慝勞而不怨者父子之情也孝子幾諫以身受過而不辭是誠也未有不動者也如汲直之戇而武帝不能怒則以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信其為社稷臣也陽城數年不言而卒以諫名其內行誠修也胡質清而恐人知楊震清而畏天知趙抃清而告天知今之為清者有是否耶此猶其著也蕭修為衛尉夜中警邏而

不欲令主知曰職司常事何足自顯彼何人哉此猶居恒也張翼為蜀都督以罪徵還代者未至統攝不懈運糧積穀使代者因以成功彼又何人也高允以崔浩之故且得罪雖東宮為之指導不肯易辭又為浩等置辨常使帝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必若此乃可謂誠矣蓋人臣不以能言為忠而以能為為忠不以為天下所不能為為忠而以衆為為忠不以見天下所共見為忠而以獨知為忠明知其機之不入而故爭之以暴於人非忠非

望其說之必行而且存之以觧於後非忠盡便宜不能令人主一再讀而竦然動色者非忠披肝鬲不能令人主不終篇而泫然刺心者非忠積念於平時而盡念於臨時務令人主釋其疑而無不以為愛我固善以威權還之君而行其致主之志者也盖昔趙充國之計金城也始曰無踰老臣而不嫌於辭旣曰兵難隃度而不嫌于諉上便宜至於䕫畜數請而以死守之不嫌於專振旅還也客說其歸功兩將軍而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

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言之者又不嫌抑人以自表也夫魏相稱上意丙魏同心易耳若充國所謂皎然不欺其志者吾必以為忠過於二子遠矣

閩我、朝兵餉自洪永至成弘間何其省而易給我乃今日則愈異矣卒伍漸耗名有其籍耳餉以名給不能覈也急則召募而餉亦歲增焉且募無不置親兵者將無不畜家丁者若微此無勝兵而費加侈又不時罷長此

安窮舊額取辦民運民運不足則專倚涼運
間復請乞遂為年例夫内帑非泉海也奈何
酌之不竭乎議者謂兵藪實而籍之則餉頓
清簡練而用之則餉漸省封疆之臣豈無抱
忠者乎而何踵此弊歟此猶平時也今師旅
繁興度不可加賦以蹈虞人負薪之戒然鹺
賈困矣馬價竭矣輸粟贖罪得不償失諸所
稱節縮率沮格不行復用何策以濟其窮歟
議者又謂許下之屯棗祗請屯田成都之屯

劉巴請鑄錢唐困中葉劉晏轉運令塞下未

嘗不屯實源未嘗不鑄而轉運輕重之術下

侵商賈恐遙取償當如之何夫財非一日能

盈也需之歲月而尚無蓄艾之圖不可顛言

救時毋空持文學之論萬曆戊戌會試

財之匱起於名實之相冐非獨兵餉然也而餉爲

甚夫餉以兵名也餉非其兵何餉之有欲驟而圖

則弊叢不可問且方乘吾急盜不可問更緩而圖

究將極弊大壞而不可爲爲之此其時已國初之

制中外皆有衛所衛所皆有屯當征發則取之額軍而足餉亦取之屯而足自成弘前費省而易贍雖有蠹蝕然可振也而未有如今日者卒伍漸彫勾補不清奸宄入焉而餉以詭籍耗急則不能無召募未列戎行而安家之費已不貲餉且以召募耗募置親兵將畜家丁藉為勝兵已而虛有其名餉又以增置耗無惑乎民運京運之交竭而以請乞為年例也愚竊計之今雖調募未能當額兵什一即有加冒未能當屯餉什一然而不給者何宜

執事欲覈實以為清釐省餉計矣然欲覈實須從簡練始于忠肅之理三營也選精銳立十營而歸其不堪者于伍將皆知卒卒皆知兵而不敢以市人充故無羸兵無虗餉此猶居常無事之言也今師旅數興騷然煩費雖在内帑能如泉海之不竭乎能不加賦而用饒無踰虞人負薪之戒乎雖資之入於太倉者幾何無浮出乎馬價之入於冏寺者幾何能堅鍵乎輸粟之鏹能捆載至而無憂選法乎贖罪之鍰能使民重犯法而廉耻不相冒乎

非獨難繼且得不償失則計惟有節縮而緹騎冗員大官冗役內監冗匠一皆自如釜鬲為患自昔嘆之矣及今而度黨在執事所稱之三策哉漢中平以来諸軍並起無終歲計曹操用棗祗議募民屯許下令州郡置田官積貯充盈操之征伐不勞祗之力也劉備入城都軍用不足用劉巴議鑄直百錢以平物價為官市旬月之間府庫充實巴之力也唐廣德時關中窘甚劉晏為轉運使分吏督運襲米載舟江南之運積楊州汴河之運積河陰

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轉粟百一十萬石省緡錢十餘萬晏之力也此皆通輕重之權度本委之數酌盈縮之機濟公私之困可謂閑於時務度越一切之術矣今欲酌而行之宜先屯田次轉運次鑄錢然塞下未嘗不屯名耳我實有田而棄之矣屯實有法而亡之矣不有宋人民屯之法元人海口之議唐人土著之論漢人墾棄地之策乎夫兵之飽以嬉也而驅之于耜彼何能勤宋天禧中以江淮兩浙屯田予民而分里築室居之

故必募民耕則流移集而地無遺利如是者屯興民屯矣而無約則如蜚鳥無寧心虞集之議富民能以千人耕者予千夫長以萬人耕者予萬夫長顧令民未見爵難為重耳如倣此意而使偏裨任之效則以秩酬之則屯興邊塞人少豈以一民屯之而輒能實李泌言戍卒有因屯致富而願留者聽家人願隨者本貫給長牒而遣不過數番卒皆土著愚以為因其所欲而留之則屯興國初之屯籍去久勢固不可問也昔係言汾陰灘坂下河壖

棄地皆可田得穀可二百萬與關中埒請準此法行之所在曠土皆沃野也何必守緜鱗圖冊如是者屯興屯舉矣徐而議轉運如晏之知取予行振救可法也嚴教令知四方委任士人不惜小費可法也歸諸鈔司與鹺使者而統於總漕半以上供半以轉糴易耳所謂以大度成大計其在茲乎又徐而議鑄錢寶源廣鑄不必言也淆鉛盜鑄之禁不過一健吏能也唯是新舊錯用上下通行官以為俸民以為賦譏收銅之令嚴阻格之條以之濟

事易耳所謂以無用權有用其在茲乎爲貨殖之言者曰力田不如逢年刺繡紋不如倚市門則必以屯田不如轉輸矣顧屯田不成其害小轉輸不成其害大莽置五均六筦以網利也而均筦卽緣以爲利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也而羲和卽與郡縣通奸利嚴爲科禁恐利不歸於上也而吏因侵刻以爲利倘執事之恐助虐也意在斯乎要之孟氏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蓋無政事無一而可有政事不轉輸不屯田不鑄錢亦可要知取

予有政事也今知取耳夫安知予吏為刀俎民為魚肉耕桑之業漸少衣食之路益狹水旱之不恤蟊蜮之不聞事外科率例表輸將利害不明則費廣於舟車之徭料量不悉則公困於出納之弊物苦道遠則昇以輸尺斛以輸斗求乘時急則一以徵十十以徵百留州送使何須一槩折徵兩稅三限常以並時勒取狗盜而莫問羽化而不知此無政事也徼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起貪功之戈于無釁之敵利害不究其源得失不商其數除吏唯

已便向論祿費料工惟己適何論物費飾厨傳以
歡過客亢庭實以媚顯者鬻爵則使滯穀之家競
竊冠紳而下戶愈困重権則使行濫之輩爭為翔
踴而民生滋薄賞罰不明廟議不定孤埋狐搰躓
前跋後此又一無政事也乃若經費不領於司農
私藏率入于大盈泉本流通之物以筐篚而棄幣
乃衣服之需以歲月而塵當貢琛效賷之朝為求
金求車之計開進獻之風啟告緡之路所得涓滴
所喪丘山天地亦愛其珍豈堪勢奪黔首咸賴命于

貨乃以力征多藏厚亡甚愛大費民固宜戒君豈不然此又一無政事之大者也　天子高居簡出節浮慎予貴戚無金谷之藏左右之澈袴之私養財甚裕復何藉於封殖而始足裁倘咸九府之慮移為三宅之圖大小網維犁然具舉而公卿大夫又交修職業以佐于下普天皆富無憂帑已夫錢善操之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即不能然亦當令一錢得一錢之用自昔草昧之主且以征伐且以繕治且以制度且以錫予且以休養且以勸相

而不聞不足繼體之君如漢文景盡躅天下祖而
不聞不足彼何修而若是哉不然百計然奚益也
問我國家稽古定制朝與講並蓋御大庭則
顯比以理萬機處燕閒則靜淵以友千古此
聖德神功所以照耀後先也於古若路寢視
朝而未聞有講講之制肇於何載便殿經筵
宋代始詳宜不自宋始也以我
高皇帝之至聖而好學不勸動有諏稽無非
講者正統初服定為儀注遂為典章我

皇上御極七載講之視朝常倍其日邇者益練政典時引輔臣造膝諸士能揚厲之歟夫明主典學務於終始人臣願忠意常無窮也宋之君好學者多矣而當時猶有循故事爲美談之譏或欲從容降接以盡下情或欲涵養薰陶以成德性或謂吉凶得失不宜偏諱或謂因事立訓不止佔嗶此皆近而易行者也可一一舉其説歟宋制臣僚朝辭具有轉對即非令制而晏見陳奏歷朝亦有之可乘

聖天子之勵精而請復否試言以採擇已萬卿

江西

執事發策而以朝講之制下詢承學蓬累而居不閱庋籣之略丹鉛而誦豈堪旃廈之議雖然亦射執事之策耳聖王之治天下也雖秉靈體睿而不敢自謂神聖也思天下之戴已者尊則思所以副其求而禨禨之者備將副其求則思所以察其瘼而規畫之者詳將詳其畫則不待其事會而預設衡鑑以俟之者不得不審故出以應務籍入以正

幽耿曰緦緦而不遑暇誠思天命宜嚴而民嵒不可不畏也蓋自有君臣以來則有會朝之制師氏之詔曰天以日運故健月以日行故明一日二日萬幾故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聽於路寢日中而考政日夕而紏虔天刑日入而潔奉粢盛當是時勠覲之所陳如臨師保通言之所察若籍故府自常伯常任至於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吉士自公卿至於列士師瞍矇工瞽人親戚瞽史耆艾

皆有賦誦有朝之名未始無講之實也自叔孫通起朝儀尊君卑臣趨於簡闊雖宣帝之勵精不過五日一聽事而公卿之進見益踈惟其間頗治之主孳孳晉接有若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矣有若唐太宗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人更直閣下討論經義矣有若宋代之制便殿經筵秘閣直廬耆侍講讀夜備召對矣則講制之所由立然或免隻日或輟寒暑故議者有循故事為美談之憾焉我
高皇帝初下婺州禮其碩儒講

帷幄中雖干戈倥偬而手編不去定鼎之後尤益
孜孜慮俯仰而再周四海之外中夜思四方之事
待旦而行如此其數數也定為儀注則自正統初
而累朝以来循行不易我 皇上臨御以来七載
不勸蓋朝之日一而講之日二率為常矣愚嘗仰
窺聖心之微焉昔者殷宗三祀其唯勿言曰以台
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既得傅說則曰爾交脩予
罔予棄予惟克遵乃訓成王即位始謀於廟其言
憂思深遠若隕淵谷而群臣進戒獨以學問為先

故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又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夫不憂承式而憂其無多聞不憂多難而憂其無繼序　皇上之意豈異于商宗周王乎今神膺益充政體益習輟揮翰之暇披省章奏與二三執政切劘講肄惶惶乎盛德大業將在於茲延執事復舉宋臣之議亦責難陳善無已之心也夫詢事質疑非論不彰問駁相發情態溢出竊聞日講之際無所辨難使執經者不得盡其說陳事者無所見其

稟則何以入理閫而廣意域故韓維欲從容降接以盡臣下之情徃復研究以見聖人之奥似為今日言也一簣虧成十寒害生日就月將始於時習今近臣之入直也有時見不得亟　皇上退而與處者誰歟得無藏修之時少而游息之日多歟程顥有言涉書史鑒古今學之一端耳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斯習與知長而化與心成亦今之讜論也趙忭曰易有吉凶詩有美刺禮有汙隆樂有治亂春秋有善惡史有得失並舉則易見偏陳則難明

廼經筵講吉不講凶讀得不讀失言筌尚滯意匠將屈此豈所謂臨文不諱邪愚又恐今之不無是也李淋曰自昔人主講讀本欲因事立訓鑒往知今假借是名譚議政事耳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諸臣風流相形美政美事多自講筵發之如其佔俾而已所益幾何此又愚之所望於今者也抑不獨如是而已宋制臣僚朝辭必具轉對景祐之詔後殿說書權引諸司對事今獨輔臣對便殿餘雖六卿公孤莫望清光意亦與制之關與無論洪永時

即蹇夏而下代有畏見如蒙曠然發明詔令部寺御貳隨輔弼侍從之臣不時召對躬聽覽則庶務之情實具見數考問則百官之忠偽周知上以廣聖聰明之用下以責翼為明聽之實此章化執物之大者也夫聖人所以動天地應神明者一實心而已而其所以必孜孜汲汲不敢怠荒者一危心而已毋謂天下方覆盂無事一意念差一政令失而基無窮之禍毋謂人主可恣睢自樂一謠諂入一淫黷入而蝕日月之明興王之心念念在民

以安四海及萬世為快常見其治之不足故其心不得不勞而身不得不勤雖欲偃息於深宮之中而不能雖欲縱恣於禮法之外而不可亡王不然念念在樂其身而視天下若不相關以天下事付之百執事止矣若是而可則堯舜三王之智當先出此

明主誠曠然有為慓然深念修德于淵蹐蠖濩之中而不待於大廷懋學於夢寐幽獨之際而不止於典訓深慮於千百萬億之後而不囿於眉睫綜覈于言語筆札之外而不狥于緣飾設誠

於內而致行之則帝何以不三五而俗何以不唐虞唯執事虞其然否

問料敵制勝兵家所難曉機之士不執一策黥布之亂薛公為三策料之布果以下策禽有如布出上策豈遂不可圖哉使景之亂蕭繹以三策料之景亦以下策敗使景得上策繹當何以應之比繹為于謹所敗亦在其三策之下何智之不逮也司馬懿設三策以料公孫淵石勒設三策以料劉曜又何皆出其下借令此三人者

能出上策不可敗歟孔明精於兵者也亦爲仲達所料曰亮勇則出武功若出五丈原無事矣此與曹公料袁尚劉裕料盧循何異豈仲達之智出孔明上歟夫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居帷幄之中而決勝千里者料敵審也吾將觀諸子焉

對毋略 萬曆庚辰武舉會試

甚哉料敵難也夫人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知之不易而況敵情叵測飄往忽來欲揣其計之所出曉然如目見其事斯不亦難哉然而微觀之

士常於不可𬾇慮之中而周其微眇之計既策而知之知之必制之隨其計之所出層見疊施吾皆以多算勝若按譜而弈不可以勝偶偶之所制巧拙不齊吾安得以譜應乎入吾數則幸不入則敗善弈者料于未見制于未形運量於譜之外而卒使吾偶不出吾範圍兵之所以難者倏忽變易不可方物岐路之中復岐路焉茍執一途以御之是成敗之數與敵共之危矣危矣縣布反漢薛公為三策料之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

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則下計已布果以下計亡而漢人甚智薛公愚以為如布兵者下計亦亡上計亦亡何也布本驪山徒無遠略方漢困滎陽時布楚投則楚重漢投則漢重不與楚不與漢而自為計可曷足而王不以此時自樹而區區逞一忿於天下大定之後何功之能為且山東盡漢功臣封也人各為其土戰布雖善兵能以一身戰諸侯乎漢以數年之力僅而定之布一呼而能

盡得齊魯吳楚燕趙何言之易薛公特偶中耳侯景陷郢州蕭繹為三策料之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景出下策而走天景之走豈下策之由哉景一輕佻夫欺吳子弱而擁之耳乃繹方北連齊西得陳霸先而景涉上流攻之即一日至江陵食盡兵疲其何能久繹但固壘相持而遣王僧辯引巴陵兵出其後賊素怯水戰大艦臨之可立而盡吾何以知之巴陵一小城尚不能克江陵可知

吾是以為繹亦偶中也且繹故庸庸耳其料景明其為于謹料何闇于謹以大兵来繹既無備固當出上計席捲東歸次則退保子城以待援而坐守

羅郭卒以下斃此非無謀少斷之效哉故温公謂繹烏能料敵特史為之辭耳若司馬懿伐公孫淵

石勒攻劉曜皆以三策料之懿謂淵棄城預走為上計據遼東拒大軍為中計坐守襄平成禽耳勒謂曜盛兵成皐為上計阻洛水為中計坐守洛陽成禽耳二子竟以下策亡淵之闇正與繹等曜亦

景之儔匹雖然借如淵能預劃繹亦東歸止可茍
延一旦終亦無救于敗彼擁強攻此嬰弱守勢既
不儷智出每下則足以亡國殺身而已若曜固一
時之雄也延乃而輕以就於斃倘其得策成敗未
可知勒徒以孤注一擲偶得盧耳嘗盖論之五子
者料敵殊年而若出一轍五俘者並死下策而亦
無異科然自曉機之士觀之兵之勝敗豈一戰之
力哉布景躬負天下之大惡而肆梟獍之毒謀理
應不久湘東遼東暗太王勾踐之智而逞螳螂之

臂不若則能避之殆不如是曜勒流螫中原犬羊相噬固其性然彼善於此何足評哉夫人以心盛智心忠清則智開心暗鄙則智塞苟無其心而能鏡微燭遠未之聞也乃執事所擧司馬仲達又豈其人乎仲達之於孔明人鬼也大義出師固已褫魄已不能支則啍啍於食事多寡之問以卑人死乃大言欺人曰亮勇者當出武功若出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孔明節制之師也魏延數請用奇而不用知魏未可以僥倖取而蜀不可以僥倖試也

方其出斜谷仲達引軍背水為壘以待主在死地
而客顧率衆直進以冀僥倖此孔明所必不為仲
達知其然誑為此言以妄表其怯而示吾之明鮮
其不戰之慙豈真能料孔明乎昔曹公攻鄴袁尚
以兵往公曰尚從大道来且避之若循西山則成
禽耳尚果循西山以敗盧循攻建業劉裕策之曰
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成禽耳循果
泊蔡洲而走蓋循西山泊蔡洲銳氣已盡固将畏
人然此不足為仲達譬二公之料有餘在已而仲

達之料有餘在彼事有異情而同辭不可槩論也李靖談兵之雄也稱孔明兵制曲折備至而不稱仲達見之審矣書生操柔毛為華言何足與商英雄之略哉故事有偶與之會而成其名薛公諸人是也亦有入其彀而不害其為智孔明是也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高祖戰項羽於成皐京索百敗而至於王彼其所以敗者乃其所以勝也不睹孔明之成而徒見其未成是以成皐京索之前論高祖也故必有敵如羽而後可以稱高祖之彼已

有敵如懿而後可以稱孔明之彼己自黥布以下徒足以膏英雄之蕭斧不稱彼己明於彼己之說而料敵審矣

問國家求才將登崇儁乂而標執法也況將尤三軍之命社稷安危寄焉非其人可輕畀乎自古乃有使貪使詐之文遂令齷齪之士得以藉口而卒至扞罔抵禁身名俱廢意者非通論哉然觀古兵家則砥礪之行信有如膠舟不可用者泓之仁商於之信殺妻食子

之忠剋印之廉彼皆蹈矩守方而見齟齬其有稱於古今者或手握重兵而獨憂貧為子孫業或身係安危而不耻窮奢極慾之名豈無他計乃自黜耶或以將軍令制天子或以便宜計違璽書夫乘輿亦可少假也或約成斷金終令自賊或拒人入蜀而卒自取之此又害於信之大者或假神人言以威敵更掘吾冢或撓人成計遂令六國廢不王夫夷人之墓絕人之嗣此又不仁之甚者也而數子

並炳然竹素義士莫非又何哉所貴人臣為其節行琅琅光於天地也蒙垢襲詭夫誰任之以忠取人猶懼其詐以廉勸人猶患其貪而曰貪詐可使誰不嗜利而縱於邪者諸子今挾藝來宜人人以太公方叔自命苟謂細行胡傷可乎請各言志以信先資之言 萬曆丙子

江北武舉

愚聞之不操繩墨之行者難為臣不決拘攣之守者難為將故兵家之事常與太平之政殊科而將

率之任不可與官材之法恒論也雖然安可不務脩身哉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人之求豪傑與豪傑之自求必有辨矣夫貪與廉仁背詐與忠信乎先王用兵以仁為本以忠信廉為輔絶貪去詐示民不恌師之正也世靡常而難生衆紛舉而事起於是乎釋道而任智離經而語變仁有所不柔信有所不懐忠有所不讋廉有所不辨故使貪使詐之説興使貪使詐者兵之陰符也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故發之以陰

會之以陽為之先唱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無進而爭無退而讓䖏國如此與天地同光此之謂陰符得符者昌失符者亡運符者將也主符者王也唯有聖人之材者然後可將有聖人之智者然後可以將將民之初與物總總然其爪牙齒革不如獸之猛也其羽毛冠距不如鳥之迅也獨以其心無勝鳥獸之力而有勝鳥獸之巧然一人一心一心一智一人之智不能周身天下之變安可致詰惟聖人以其一心包千萬人之智而千萬人之身

皆委役於聖人故庸庶之見猶燭之在闇也聖哲之照猶日之鑒地也是以聖人舉事必體於天違於俗務諧於至道而不圍於尋常故小仁大仁之賊也小信大信之害也小忠大忠之殘也小廉大廉之疾也大忠似違大廉似貪大信似詐大仁似忍蘗於俗者不可語於化闇於機者不可借於亂是以聖人舉事必徵其權任材必竭其智泓之戰宋襄公不忍困荊於阸俟其既濟而後鼓卒創其身故小仁大仁之賊也荊懷王貪秦六百里地信

張儀約既宿而不知悔走死於秦故曰小信大信之害也吳起殺妻求將而魯人疑樂羊伐中山食其子而文侯忌骨肉且如此他人安得忠故小忠大忠之殘也項羽臣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漢王以天下之城邑封功臣故曰小廉大廉之疾也始皇與群臣謀伐荊使王翦率兵十萬衆以往將行請美田宅為子孫業郭子儀扶唐社稷及解兵家居窮奢極慾以自快夫始皇之心翦知之矣空國家之衆以與人爭中道而變必覆秦軍子儀

關天下輕重身之不愛如天下何故曰大廉似貪周亞夫受天子詔屯細柳而旋以將軍令格乘輿趙充國任先零之役必用屯田之策詔驛數返不能奪夫大將在外不以天子遷厥心故曰大忠似違馮異綴朱鮪李軼兵於洛陽軼與異書約成斷金光武宣露於鮪令鮪自賊先主奔創之餘柜孫權入蜀之覃而取以自王將復漢社何能顧二子去信可也故曰大信無義即墨之圍田單詐燕人掘冢燔屍益堅齊人之心以破燕漢王欲立六國

後留侯借箸卒廢不王夫立六國是為楚樹黨漢樹敵也天下洶洶何時當定故曰大仁無恩夫神龍之遭暵也撼迅雷水下土不擇居守不避丘郭暴衝汎濫而人不病知其能澤物也虎入伏深菁出攫群畜田父獵而祀焉知其能去害也是以上智之慮必雜於利害之鄉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彼數子者執機以應時之卒而未始與道離觀化以徼理之衷而未始以迹滯於聖人為大權於道家為陰符於兵法為合變不惟

術士術為口實雖儒生法吏執繩墨以隨之而莫敢誰何正也嗟夫兵者刃也將者掣刃者也馭用艱而賊物易聖人慎之持其器不輕假人隱其謀不泄於衆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而聖人知之非一術用之非一數販繒屠狗之夫人奴假子之賤苟任吾事不擇其人使貪使詐胡為不可然亦姑不棄耳異乎不取之辭非使貪使詐有以可使而不以貪詐累也曷若有可以使而又無不可使之累也古豪傑所以處身與其所以處人者

異發憲乎朝廷而標幟乎疆圉篤修乎幽闇而孚燭乎神明忍以貪與詐自點哉即如單翦燀威於也造張馮鑠號於乾始趙周以疆義立名葛郭以忠誠効事皆氣薄秋旻行畢泰嶽嬰孺婦寺並登其衷擯士逐臣盡安其措使數子者少涉於奸微點於貨則人將畢之為智囊詆之為錢虜又烏能上祖太公中與方叔召虎爭烈乎今天下安瀾荒外無事堵處燕遊之士皆以為五兵可銷六師可寢狙詐塞途而仁義之道闢也而執事顧為采奇

逹變之論生雖武夫不足談此安敢不引質先逹祇行立名上報 天子而下無憂執事之清塵哉